

假如，在很遠很遠很遠很遠。在海濱
有一個叫做稻草人或者是農夫或者是某種不知名的笨蛋 靜靜的
佇立
(或者是僵硬的動作)

假如
海鷗沙啞的叫聲老是撕裂乾癟的天空

假如
太陽一大早便把一口黃黃的濃痰吐在他臉上並且任意的把他壓縮拉長
壓縮拉長拉長壓縮
而那個叫做稻草人或者是農夫或者是某種不知名的笨蛋仍然很不識趣的
靜靜的
佇立
(或者僵硬的動作)

假如那個叫做稻草人或者是農夫或者是某種某種不知名的笨蛋的佇立 (或者僵硬的動作)
竟然是一種等待的
姿態

假如遠處，風的下游處有鐘聲緩緩的暈開 假如
那鐘聲已經暈得很勻很開而那個叫做稻草人或者是農夫或者是某種不知名的
笨蛋 竟然 站在
風的上游處
(並且僵硬的做著傾聽的動作)

鐘聲死了。
風很勁。
那個叫做稻草人或者是農夫或者是某種不知名的笨蛋仍然靜靜的
佇立
(或者僵硬的動作)



他的永恒

他說了一聲「不」！然後不再遲疑的向外縱了出去。他可以聽到一片驚呼、尖叫，雖然只是那麼一剎，他感到一陣莫名的喜悅。他終於成了理想中的自我，一個完全的自由人——傲然的向那些他一向厭惡的，從來不聽他說「不」的人們揮出了反抗的拳頭。驕傲之感充滿了他。

「啊！待等的果陀，不就是此刻的自我？」迎上來的風撲打在他的臉上，……「我就是我，這是一件真確的存有，任何人、任何事改變不了它，否定不了他」他想，「此刻的我不再為他人而活的我」他繼續的想，同時為自己最後這急智的、俏皮的「雙關語」更感到得意。至少有一件事是證明了，他的大腦額葉是正如他一向所自信——雖然因時常受壓抑而很少表現——的那麼發達。

不經意的，雖然只是一剎那，他望見了遠方的一片青翠，一列火柴盒似的蠕動小體點綴在那綠野平疇之上，可能還夾著一聲聲鳴鳴，他不能確定。他想起剛才說「不」的那一剎那，眼睛曾瞥了一下時間，什麼動機，他忘了，似乎想認知了一下那批忽然變得友善和有耐心的傢伙，浪費了他多少光陰。他不認識他們，不過有一

點是確定的，要不是此刻他站在比他們「高」的位置，他的Potential高於一切，而使那些自負的傢伙受不了，他們是如何也關心不了他的。是那群無聊的東西。雖然他們幫助他肯定了「自我」的存有是一項事實（他常懷疑自己是否一片存在的質體，亦或只是抽象的「我思故我在」的思想反應）但是却浪費了他可貴的四、五十分鐘。那個胖胖的女人，口才還真不錯，他幾乎聽信了她的鬼話，跟了她去，他不能想像，他的再度投降會讓他再胃潰瘍多久。好在，一切都過去了，他並不會像以往一樣。

時間，浪費、欺騙、拒絕……是了，他又想起他跑上屋頂是四點二十九分，那批傢伙發現了他，跑來勸他，大約在他獨坐了二、三十分鐘之後，那麼那是五點半，往南的車子了，不，可能是對開的往北車也說不定，這樣的下落是很難定方位的，他決定不再管什麼鬼車了，反正此時也已看不到了。……

他的視野越來越小，是眼睛倦了，離地近了，他不再去想。閉上了眼，忽然自嘲的想起生理課上做 righting reflex 的貓，他在想我的 labyrinth 此刻不知受到怎樣的刺激，發

生了什麼衝動，傳到什麼鬼地方，等一下會有什麼反應？！什麼鬼地方，老想不起來，算了。他有點後悔，沒請他的同學來看這難得的人體實驗，假如他們來，他願意做一切必要的實驗的。不過這樣的想法，馬上使他感到厭惡，做為「人」的一種自負，使他立刻盡力掃去這令他不快的念頭。他又想到了巴斯噶的一句話：「我們短暫的生命，脆弱處境的自然規矩，可憐極了；如果仔細想想，沒有一件東西可以安慰我們。」……「我想到我生命的短暫，前後都被永恒吞沒；想到我佔有以及眼睛所見的小小空間，包圍在不認識，而也不認識我的無盡空間裏；這時我嚇壞了，並且奇怪為什麼在這裏而不在那裏，為什麼是此刻而不是彼時？」他這才深深的體會了它的含意，並感受了一絲的安慰，同時他感到非常滿意，對自己這明智的抉擇。他曾想過一切的方式，其他的方法大概不會有這樣讓他再經歷其存有以來的經驗的機會，不過這已無關緊要了，他睜開了眼，已不再見那一片綠，迎來，是滿地漸次增大的未知……

